





樂書八冊 宋刻明印本

第一冊

卷九

存一葉<sup>七</sup>

卷二十三

存一葉<sup>下</sup>

卷二十四

存<sup>三</sup>葉<sup>上</sup><sub>四</sub><sup>至</sup>

卷二十九

存一葉<sup>二</sup>

卷三十六

存<sup>三</sup>葉<sup>二</sup><sub>五</sub><sup>至</sup><sub>三</sub>

卷三十七

存一葉<sup>三</sup>

卷四十八

存<sup>五</sup>葉<sup>一</sup><sub>五</sub><sup>至</sup>

卷四十九

四葉<sup>全</sup>

卷五十

存<sup>四</sup>葉<sup>五</sup><sub>三</sub>

卷五十一

四葉<sup>全</sup>

卷五十二

四葉<sup>全</sup>

卷五十三

五葉<sup>全</sup>

卷五十四

五葉<sup>全</sup>

卷五十五

五葉<sup>全</sup>

卷五十六

三葉<sup>全</sup>

卷五十七

四葉<sup>全</sup>

卷五十八

四葉<sup>全</sup>

卷五十九

四葉<sup>全</sup>

卷六十

四葉<sup>全</sup>

卷六十一

存<sup>三</sup>葉<sup>一</sup><sub>三</sub>



卷七十六  
存<sup>二</sup>葉<sup>一</sup><sub>二</sub>



第三册

卷七十七

存三葉<sub>四至</sub>

卷七十八

四葉全

卷七十九

四葉全

卷八十

四葉全

卷八十一

四葉全

卷八十二

四葉全

卷八十三

四葉全

卷八十四

四葉全

卷八十五

三葉全

第四册

卷八十六

三葉全

卷八十七

三葉全

卷八十八

三葉全

卷八十九

三葉全

卷九十

三葉全

卷九十一

存三葉<sub>四至</sub>

卷九十二

五葉全

卷九十三

四葉全

卷九十四

四葉全

卷九十五

四葉全

卷九十六

五葉全

第五册

卷九十七

五葉全

卷九十八

七葉全

卷九十九

五葉全

卷一百

六葉全

卷一百一

八葉全

卷一百二

六葉全

第六册

卷一百三

四葉全

卷一百四

存二葉<sub>三至</sub>

卷一百五

六葉全

卷一百六

六葉全

卷一百七

六葉全

卷一百八

三葉全

卷一百九

存四葉<sub>一至</sub>

卷一百十

五葉全

卷一百二十

存三葉<sub>一至</sub>

第七册

卷一百二十五

存三葉<sub>一至</sub>

卷一百二十六

四葉全

卷一百二十七

十一葉全

卷一百二十八

存三葉<sub>一至</sub>

卷一百五十一

存一葉<sub>一至</sub>

第八册

卷一百六十八

存三葉<sub>一至</sub>

卷一百二十九  
存一葉<sub>一至</sub>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改裝八冊釐訂卷數葉數如右

卷九第七葉

凡物皆動而有聲聲變而成音故金尚角尾絲尚宮  
 匏竹尚徵而無清濁之常革木一聲而無清濁之變  
 此傳所謂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也是  
 知音必自聲始故不知聲不可與言音知樂必自言  
 始故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蓋禮主節樂主和和講則  
 流而有以節之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流洩以志其  
 於禮也亦何嘗遠之有且幾者近而不遠之辭知祭  
 之情則樂常幾於禮而未嘗遠禮是樂不徒作必有  
 禮焉豈非以禮為理以樂為節之意歟自亦求之聖  
 人作為鞀鼓控楬埴簋以道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琴  
 瑟以和之旌狄以舞之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  
 貌得莊焉行其綴非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俱  
 齊焉施之祭祀所以獻酬交酢也施之饗燕所以官



序貴賤得其宜也施之鄉射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然則樂之所樂禮之所節未始不行於其間曷嘗不幾於禮歟周官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苟卿曰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禮樂廢而邪音起危削侮辱之本也可謂知樂矣何妄謂知樂則幾於道詭哉此言君子為能知樂孔子間居言君子達禮樂者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是知之者不如達之者達之者不如明之者君子之於禮樂知之於始達之於中明之於終其序然也



任耳打打身則嗑然而笑豈是謂邪善  
古樂則在所外而唯恐卧於新樂則在  
倦此其間所以有彼此之辭也然則聽樂  
人端冕何邪曰端取其端以正己也冕取其  
物也諸侯玄端以祭則端冕諸侯之祭服也  
祭服聽樂猶擗君以朝服道遠其好鄭衛之  
音不已甚乎古者端衣或施於冠或施於冕  
冠禮冠者玄端緇布冠既冠易服玄冠玄端  
特牲禮主人冠冕玄內則子事父母冠綏  
纓端緝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

脩則民有德人之和也而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  
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疫禍亂不作而無妖祥合是  
數者無適而不當則三才之理得豈不謂之大當乎  
天下大當然後作為父子君臣之禮以為紀綱蓋人  
倫之至也與夫新樂之發獲雜子女不知父子以亂  
人之大倫者異矣荀卿曰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  
也故一家紀綱在父子天下綱紀在君臣內外相維  
而紀綱正則天下之動正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既濟定  
也本於剛柔止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定  
然則天下大當而禮可行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  
時夫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  
弦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  
焉庸詎不為德音之樂邪周官



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因和矣而後世二變興焉聲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縣之二八之文非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爲之說邪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豈京房傳會左氏七音以奉五聲之說邪是不知左氏所謂七音即八音也八音以土爲主是以金石絲竹匏與革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故虞書舉記國語之論八音皆虛土音以爲之主猶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之音有八雖謂之七音可也孰謂合三變而七之乎前說詩言其志歌咏其聲此說弦歌詩頌先後不同何也曰前則本詩而爲歌故詩爲先與書詩言志歌咏言同意此則本於歌之詩言之故詩爲先



至於以貊為莫比為俾其亦傳聞之誤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取問溺音何從出也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頊  
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  
非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  
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夫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在  
音為樂在心為志鄭音好濫而志從以淫宋音燕女  
而志從以溺衛音趨數而志從以頊齊音敖辟而志  
從以喬志淫則心蕩志頊則心亂志溺則心下志喬  
則心高皆非中聲所止非所以為德音之樂也蓋樂  
所以放淫亦所以誨淫所以章德亦所以敗德故放  
淫卑德古樂之發也古樂之發肅肅乎其敬而制之

以禮雖離乎其和而制之以義如此則外不淫色內  
不害德舉而措之天下何事不行况用之祭祀而先  
祖不是聽邪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  
此也新樂之發反是其何以行之哉鄭衛齊宋之樂  
均出於溺音詳而論之鄭之音淫于宋衛之音淫于  
齊故魏文侯問鄭衛而不及齊宋細而別之衛之淫  
風流行又不若鄭國之盛故孔子之對顏淵與惡其  
亂雅又略衛而語鄭也子夏言齊音之淫也害德本  
衰世言之師乙謂齊音見利而趨本盛時言之



強入於魯人之跛倚者有之然則禮也者其可以無報乎故則逐於外物不能以自反入於魏侯之忘倦者有之然則樂也者其可以無反乎故禮得其報其情樂而不惑樂得其反其情安而不危禮之報情樂之反始其數雖異其義一也孔子言謙以制禮繼之復以自知豫以作樂繼之嚮晦入宴息義協於此史遷謂君子以謙退為禮而不知其文主進以戒損為樂而不知其情主盈未為深於禮樂者也郊特牲言春禘秋嘗春鄉祭秋食耆老其義一者以禘嘗饗食有春秋陰陽之義也言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者以天地君臣有先後尊卑之義也此言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者以禮樂有報反之義也其義同其所以為義異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  
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君子小人同樂而異得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  
道小人樂得其欲人情同樂而合道故曰樂者樂也  
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  
也蓋樂發於聲音為歌於動靜為舞歌舞皆人所為  
道實在焉道之所在性實藏焉然則人道著於聲音  
動靜非性術之常也特其變者爾有言心術有言性  
術者道無所不行而術則述其末焉喜怒哀樂所以  
形者非心之本心之末而已聲音動靜所以變者非  
性之本性之末而已此心與性所以皆謂之術孟子  
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則心術者性術之用性術者心  
術之體言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尚何底蘊之有乎

矣合樂則聲音並奏又不特歌而已然比日三終者  
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為文之意也孔子謂魯  
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皦如  
也繹如也以成豈非樂成於三之意歟然樂勝則流  
必有禮以節之故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繼之  
以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三終合樂  
三終必繼之一人揚觶乃立司正者以禮節樂於其  
終也鄉飲酒之禮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則賓主  
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以儀禮考之鄉飲酒之禮凡  
言洗觶實觶奠觶執觶皆責之司正則揚觶者不過  
一人而已苟鄉以二人言之豈感於射義公用之  
序點二人揚觶而遂誤歟

射義



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  
 樂以狸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  
 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  
 芣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  
 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  
 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而國安矣其有  
 不可以觀盛德乎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是艮者物之終始也射者人之終始也終始惟一時  
 乃口新其於觀盛德也何有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  
 矣奏和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王道成於騶虞  
 則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變於采蘋則  
 之可也至於采芣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  
 曰王制天子元士祀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



亦在所可也蓋士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祭於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况射節乎不言卿孤見射之見之矣

是故士去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節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体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体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

射也禮比於禮循聲而發則其節比於樂禮樂由賢者出故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若夫不肖之人事勇力忘禮樂彼將安能中哉故孔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此先何以射而後何以聽主禮而言也郊特牲先何以聽而後何以射主樂而言也

聘義

垂之如隊禮也印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

義以禮仁近樂仁義人道也禮樂資之以為本禮樂

人子也仁義資之以為用垂之如隊禮也以卑為尚

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也也以反為文

比德於玉而禮樂與焉豈非禮也乎

之有德歟



近利利正天道也惟聖人為能與故於乾言之中和  
 人道也惟賢人能之故於大司徒言之然教敬以祀  
 禮教遜以陽禮教遜以陰禮教和以樂禮此因民常  
 而施教所以輔相之也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  
 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此防其情偽而教  
 之所以裁成之也古之人所以致禮樂明備天地官  
 者本諸此與禮主防偽以教中而樂非不豫焉記曰  
 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中和之紀是也樂主防情以  
 教和而禮非不豫焉記曰禮者因人情而為之節文  
 禮之用和為貴是也

鄉大夫

鄉大夫之職鄉射之禮五物而最庶一曰和二曰答三  
 曰主皮四曰和答五曰



近利利正天道也惟聖人為能與故於乾言之中和  
 人道也惟賢人能之故於大司徒言之然教敬以祀  
 禮教遜以陽禮教遜以陰禮教和以樂禮此因民常  
 而施教所以輔相之也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  
 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此防其情偽而教  
 之所以裁成之也古之人所以致禮樂明備天地官  
 者本諸此與禮主防偽以教中而樂非不豫焉記曰  
 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中和之紀是也樂主防情以  
 教和而禮非不豫焉記曰禮者因人情而為之節文  
 禮之用和為貴是也

鄉大夫

鄉大夫之職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  
 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



古者諸侯之射必先禮以燕禮者之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然則鄉射  
之禮與舞亦如之矣蓋鄉射之禮升歌於堂上降管  
於堂下然後舞動其容而不知手足之舞蹈是雖為  
所樂之極亦特其末者而已詎曰樂者非謂黃鍾干  
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射之興舞非特於鄉  
為然王之燕射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大射大司樂  
詔諸侯以弓矢舞是知自王達於庶人凡射未嘗不  
以舞終焉簡之賢者仕於伶官詩人謂皆可以承事  
王者不過夫其公庭萬舞執籥秉翟而已然則鄉大  
夫賓興賢能而所詢及此不亦宜乎國語謂親戚為  
詢拘矣古者射不主皮此言主皮者不主皮所以觀  
德行之本主皮所以觀藝儀之末本在於上非衆庶

樂事 身日十八

周禮訓義

春官

瞽矇

眡矇

世矇

諷誦詩世莫系鼓琴瑟

世帝繫必以瞽矇掌之者以五帝不相親洽樂故也琴  
瑟必以瞽矇鼓之者以其修身故也世莫繫故書為  
世帝繫國語曰世為之昭明德也  
詩之歌以役大師

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和

二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學

以九德之歌

然則九夏得不為



古者諸侯之射必先...  
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然則鄉射  
之禮與舞亦如之矣蓋鄉射之禮升歌於堂上降管  
於堂下然後舞動其容而不知手足之舞蹈是雖為  
所樂之極亦特其末者而已詎曰樂者非謂黃鐘干  
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射之興舞非特於鄉  
為然王之燕射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大射大司樂  
帥諸侯以弓矢舞是知自王達於庶人凡射未嘗不  
以舞終焉衛之賢者仕於伶官詩人謂比音可以承事  
王者不過夫其公庭萬舞執禽秉翟而已然則鄉大  
夫賓興賢能而所詢及此不亦宜乎國語謂親戚為  
詢拘矣古者射不主皮此言主皮者不主皮所以觀  
德行之本主皮所以觀藝儀之末本在於上非末也

樂書卷之十八

周禮訓義

春官

瞽矇

眡矇

瞽矇

諷誦詩世莫不茶鼓琴瑟

世帝繫必以瞽矇掌之者以五帝不相類也樂故也琴

瑟必以瞽矇鼓之者以其修身故也世莫不故書為

世帝繫國語曰教之世為之昭明德

詩之歌以役大師

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和

二重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取

以九德之取

然則九夏得不為



夏乎大師掌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  
德與詩者大師所教而歌不與焉掌六歌而後  
石惟瞽矇而已蓋大師役人者也瞽矇役於  
之故也正之者有以教之故也

眡矇

眡矇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  
其南鑄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  
南鑄皆南陳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笙鍾之樂蓋鍾  
磬之應歌者為頌鍾頌磬應笙者為笙鍾笙磬記曰  
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  
王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然則頌鍾頌磬

雅頌之類豈非合雅頌之聲然邪頌磬與春秋  
傳歌鍾同意笙磬與詩笙磬同意先儒謂磬在  
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  
哉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絃詩曰鼗磬祝圉蓋鼗  
堂下之樂也磬堂上之樂也堂下之鼗播則堂上之  
磬作矣故眡矇以播鼗為先而擊頌磬笙磬次之商  
頌言鞀鼓淵淵繼之依我磬聲亦是意也孟子曰存  
乎心者莫良於眸子曾中正眸子矇焉曾中不正眸  
子眊焉火燎曰燎火之明也日矇曰矇之明也眡  
以三百人為率府史胥徒之別其眡之  
非不同也所異者末流之派別而已故其明  
與瞽矇異而瞽矇實賴之是以凡樂事又使之相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言工相者此也樂



之事有大小言凡樂事則大小無不在所掌矣眡瞭所掌如此非瞽矇所及也故止於修聲以役大師而已

縣凡樂事相瞽

有樂縣之位所以辨名分大司大祭祀宿縣所以尚聲用眡瞭掌大師之縣則大師之職實職樂縣而眡瞭特掌之而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播之以八音而鍾磬居二焉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其音莫不協五聲其聲莫不協律同實在大師名在眡瞭互備故也樂縣之制天子用宮其形圓諸侯用軒其形曲大祭祀宿縣天子之制也入門而縣與諸侯之制也後世禮廢樂壞諸侯僭天子者有矣大夫僭諸侯者有矣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諸侯之僭禮也春秋時大夫之僭禮也

大裘登樂器大旅亦如之

爾雅曰旅衆也陳也師旅之旅非常陳也必待乎變故旅祭之旅亦非常陳也必待乎災故禹貢曰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皆以洪水為災然後旅其神而祭之彼於山祭猶若是况國有變故而祭之其可不謂之乎掌次王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旅上帝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大旅共其玉器而奉之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職人旅上帝則七十五版由是觀之旅固有大小七十禮

禮是八旅之禮莫若天帝之為至也故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氈案皇



邱所用不以金版所秉特兩圭有邱而已則其禮殺  
可知也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喪旅之禮  
也既瞭大喪廢樂器大旅亦如之笙師大喪廢其樂  
器大旅則陳之喪旅之樂也既瞭喪加之樂一也故  
言大旅亦如之笙師喪祭之樂大同而小異故樂器  
於喪言廢於旅言陳也氏旅於泰山孔子誅之豈以  
其僭行之乎

賓射皆奏其鐘鼓

禮有五賓居一焉藝有六射居一焉因賓而射禮行  
焉賓射之禮也因賓射而樂作焉賓射之樂也鐘師  
凡射王奏騶虞鍾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賓射亦  
如之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  
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彼將

安能以中推此則賓射而既瞭奏鐘鼓使夫與射之  
賓循所奏之聲莫而後發發而不失正鵠而賢不肖  
觀矣夫射有三大射也賓射也燕射也司裘於王共  
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大夫共麋  
侯皆設其鵠大射之侯也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已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  
卿大夫一侯二正士豨侯二正賓射之侯也梓人張  
五采之侯是已鄉射記曰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  
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畫以鹿豕燕射之侯也  
梓人張獸侯以息燕是已大射有鵠猶賓射之有正  
朱飾其側猶賓射之有皮賓射側皮而中五采大射  
側中皆皮其側同其所異者中而已賓射之樂既瞭  
奏之大射之樂大司樂令之燕射之樂樂師帥之



鑿愷獻亦如之鑿音戚

鑄師凡軍之夜三鑿皆鼓之守鑿亦如之掌固曰夜三鑿以戒號鄭氏皆謂鼓之以鼗鼓然鼗雖鼓人用之以鼓軍事諸侯執之以振旅要皆非警夜之鑿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平曰五通為發明三鑿之制大率若此鄭氏之說不亦昧乎樂志曰長丈二尺曰鑿鼓凡守備及役事鼓之其言守備則是及鼓役事則非矣鼓人不云乎鑿鼓鼓役事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警守下之所以事上役下必以仁未嘗不欲緩故以皐鼓鼓之事上必以義未嘗不欲蚤故以鑿鼓鼓之皐與鑿字殊而理一考工記鞀人為皐鼓春秋傳曰魯人之皐又曰皐下隰詩曰鶴鳴于九皐則皐為下隰之地其土濕以緩

故皐與鑿皆有緩意其名鼓不亦可乎大旅之祭比大喪為輕故先言大喪而大旅亦如之鑿愷之樂比賓射為輕故先言賓射而鑿愷獻亦如之然軍之警夜以鑿所以同憂戚者也獻功以愷所以同和樂者也惟能同憂戚然後可與同和樂故愷樂獻于社而眠瞭奏鐘鼓以樂之則人人孰不出死斷云而愉哉



樂書卷第四十九

周禮訓義

春官

典同

磬師

典同

樂器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

陽六為律自黃鍾至無射陽聲也陰六為同自大呂  
至應鍾陰聲也陽聲左旋故始於子終於巳陰聲右  
轉故始於丑終於卯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蓋  
乾位西北氣覆而為天眾陽之主也坤位東南形或  
而為地眾陰之主也然天雖為眾陽之主而有陰焉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天所以有陰陽之聲也



地雖爲衆陰之主而有陽焉故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此地所以有陰陽之聲也麗乎乾者於卦爲震爲坎麗乎坤者於卦爲離爲兌震坎陽卦也然而多陰離兌陰卦也然而多陽語其位則正四方之卦而已此四方所以各有陰陽之聲也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出於自然者也六律六同陰陽之聲出於人爲者也即人爲之聲辨自然之聲而爲樂器此揚子所謂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者也道生一則音而爲陽生二則耦而爲陰三生三則陰陽參和而爲冲氣三生萬物而樂器取具焉是雜比十有二聲而和之取中聲以爲樂器之意也易曰制器者尚象記曰聲樂之象也即十有二聲以爲樂器得不爲制器尚象者乎與同所掌者器也大師所掌者聲也器異其聲故

言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聲則各有所合故言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凡聲高聲琨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歛達聲羸微聲龕回聲衍侈聲符弁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古者鳧氏爲鍾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弁之所由與皆有說焉故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拊弁則鬱長角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遠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所制有齊而無高下厚薄之偏所容有量而無達回侈弁之



過其聲一歸正緩之中和而已記曰樂者中和之紀  
荀子曰樂之中和也國語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  
之以制度律均鍾左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  
彈矣然則樂器之尚中聲其已久矣古之制樂器始  
於伊耆氏以葦為箛以土為鼓箛則三孔而中聲通  
焉土則冲氣而中聲鍾焉由是推之辨十有二聲雜  
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為樂器豈不信哉周景王將  
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非之失是故也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昔黃帝命伶倫斷竹制十有二律命管接鑄金作十  
有二鍾故為樂器莫不以律為之數度以鍾為之齊  
量故言十有二律則知聲之為鍾言十有二聲則知  
律之為管樂記先王作樂而言執是之度數考工記樂

氏為量而言聲中黃鍾之宮蓋本諸此別而言之律  
與同異合而言之同亦律而已此所以以有十二律  
之說也不言十有二鍾而言聲者鍾於八音為金金  
於五行為言秋言之時聲所自出此所以言聲以見  
鍾也

凡和樂亦如之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先王作樂以形  
而上者之道寓之形而下者之器雖非數度而不離  
於數度雖非齊量而不離於齊量其為數度也即十  
有二律而已其為齊量也即十有二聲而已非特樂  
器為然凡以鍾律和樂亦如之書所謂律和聲者此  
也先儒謂調其故器豈其然乎古者上農掘土出金  
上工磨石出玉琕瑤篠簜齒章羽毛而樂器備矣樂



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由此觀之先王本道以制器因器以導樂凡為樂器數度齊量雖本於鍾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則樂器雖多其能外乎八物哉大師於樂器言播亦播八音之意也伶州鳩曰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推此可類舉矣

### 磬師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

石樂之器也聲樂之象也古之人為磬尚象以制器豈貴夫石哉尚聲以盡意而已故舜命夔典樂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磬之為器其音石其卦乾其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為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於方有西有北於時有秋有冬於物有金

有玉以分有貴賤以位有上下而親疎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之論磬謂其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此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闈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有至於此則磬之尚聲可知矣書之言球必以鳴先之者亦此意也磬師所掌不過教眡瞭擊之而已眡瞭言掌擊笙磬頌磬則鐘舉矣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則鐘磬皆在所編也於鐘言編則磬舉矣鐘磬常相待以為用國語曰金石以動之是也有編者必有不編者存焉明堂位曰叔之離磬編則雜特則離離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言磬如此則鐘可知矣荀卿言縣一鐘戴禮言縣一磬言特縣鐘磬如此



則編鐘編磬亦可知矣爾雅曰大磬謂之磬大鐘謂之鐘豈特縣者乎磬師於磬言擊舉特縣以見其編者也於鐘言編舉編縣以見特縣者也鐘之特縣有鐘師掌之其不言宜矣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古之制也後世加以四清而先儒有編縣二八之說不亦悞乎論語曰擊磬襄入于海豈亦周之樂師歟孔子擊磬於衛而荷蕢者謂其有心是不知孔子擊磬於衛欲其辨父子君臣之名而正之非有心於為已故也

樂書卷第四十九終

樂書卷第五十

周禮訓義

春官

磬師

鐘師

磬師

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縵之為樂操之而敬縱之而慢在始學者為易習比朝祭為尤慢雜聲之和樂者也凡祭祀用焉非大祭祀之時也儀禮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蓋人君之於天下其智足以知避就知出入則可以樂矣嚮明而治體天道在南方之時出而與萬物相見者也嚮晦入燕息體天道在北方之時入而與萬物相辨者也入而與物



辨則無爲也以飲食燕樂而已燕樂之樂雖施於賓客凡房中亦用焉磬師雖非主教縵樂燕樂然其鐘磬而磬師實豫教之開雎之詩曰樂得淑女琴瑟友之繼之以樂得淑女鐘鼓樂之豈古房中之樂邪房中之樂未嘗不用鐘磬而鄭氏以爲不用焉是不考磬師之過也

凡祭祀奏縵樂

人之於樂有奏者有奏之者磬師凡祭祀以鐘磬奏縵樂非奏者也奏之者而已磬師以鐘鼓奏縵樂而鐘師又以鐘鼓鼓之者凡作樂皆曰鼓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啟謂之斲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以至鼓琴鼓瑟鼓簧鼓缶皆以鼓爲則縵樂謂之鼓不亦可乎

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爲出內之爲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享非可却而外之也容而納之係而屬之安賓賓悅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爲文西南爲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之則其功卒於黜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有功奏章夏古者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之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族之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奏族夏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爲然樂亦如之是以先王於樂



未嘗不以戒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戒夏大射公入  
驚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不期驕而驕至  
祿不期侈而侈生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免於身矣  
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驚示戒焉故公出入奏  
驚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之樂必終於戒驚  
者以交為文故也若然尚何壞之有乎詩言鐘鼓既  
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其名而云其辭蓋若幽雅  
幽頌矣國語曰金奏肆夏禮器曰其出也肆夏而送  
之蓋重禮也郊特牲曰賓入門而奏肆夏亦易以敬  
也又曰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玉藻言君子  
佩玉行以肆夏春秋襄四年晉侯享穆叔表穆叔燕  
禮奏肆夏由此觀之夏之樂天子用之於祭則送逆  
尸用之於享則逮元侯其施於身則行步登車佩玉

而已以其所以施於身者行於祭享之間蓋重禮也  
諸侯謹度於王有臣道焉制節於國有君道焉故燕  
禮與賓入門而奏肆夏以有君道也兩君相見奏肆  
夏可也若夫以君而享臣為臣而用之豈先王之禮  
哉此晉侯以享穆叔春秋所以譏之趙文子奏於家  
郊特牲所以非之也古者上農拙立出金以為鐘其  
聲尚角上工磨石以為磬其聲尚羽故磬師掌教擊  
磬未嘗不及鼓要之磬師以磬為主故以磬先鐘鐘  
師以鐘為主故以鐘先鼓然樂之作也先鼓以鼓言戒  
後鐘以應之故虞書論堂下之樂以鼗鼓為先笙鏞  
次之商詩以置我鞀鼓為先庸鼓次之周詩以鼗鼓  
為先惟鏞次之是故鼓大麗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  
天先而地從之鼓先而鐘從之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謂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鐘鼓之文而不知用鐘鼓之意也仲尼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以爲樂在於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爲不在於鐘鼓則鐘鼓不耘吾無以見聖人矣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禮記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又曰食饗所以正交接也蓋先王之交鬼神也非祭則祀其接賓客也非饗則食祭之以其物有養而親之之意所以致愛也祀之以其道有止而寧之之意所以致敬也饗以飲爲主有鄉之之意亦所以致敬也食以食爲主有養之之意亦所以致愛也燕之爲禮雖與祭祀饗食不同要之亦不過致愛敬而已故文王鹿鳴之燕羣臣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

解其意是致愛也待之以嘉賓之禮是致敬也然則凡祭祀饗食如之何不奏燕樂乎以儀禮考之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幣故有酬幣燕亦如之又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食之禮既同則其樂亦不嫌於同矣以鐘鼓奏九夏則奏燕樂以鐘鼓亦可類舉矣鐘陰聲也在天則陰陽和然後萬物得在樂則鐘鼓應然後八音諧故獨鐘不能以和聲獨鼓不能以成樂是以鐘師掌金奏必以鼓倡之鼓人掌六鼓必以四金和之然則於論鼓鐘其義豈不深且遠哉凡祭祀用樂亦有所謂不用焉祭義曰禘有樂而嘗無樂是也凡饗食用樂亦有所謂不用焉郊特牲曰饗有樂而食無樂是也周制四時之祭有祠而無禘其食又以樂侑之則禘饗有樂而食嘗無



樂非周制也奏樂先祭祀後饗食者禮莫重於祭祀也

樂書卷第五十終

樂書卷第五十一

周禮訓義

春官

鍾師

笙師

鑄師

鍾師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騶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蘋  
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因而飾之以禮樂  
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  
飲禮燕禮行而君且之義明矣鄉飲禮行而長幼之  
序明矣故凡射上自王侯下逮卿士莫不各有所奏  
焉大射之禮鍾人以鍾鼓奏陔夏鄉射以鼓奏陔夏  
諸侯尊以鍾鼓奏之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蓋自王  
達於士其奏射樂宜皆以鍾鼓為節不然九夏之樂



安得並以鍾鼓之乎。既瞭賓射奏其鍾鼓是也。然王道成於騶虞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芣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王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亦在所可也。士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況樂乎。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

### 掌鼗鼓縵樂

古者振旅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鼗。旅師於將師爲卑。其執鼗鼓其鼓之卑者歟。樂記曰。鼗鼗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

子聽鼗鼗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蓋本諸此考之。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鼗應鼗在其東。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先儒以應爲鼗則鼗與鼓比建而鼗常在左矣。鍾師鼓縵樂而擊鼗以和之。蓋縵樂於朝祭爲慢。鼗於衆鼓爲卑。以鼗鼓和縵樂夫是之謂稱。

### 笙師

### 笙師掌教敎竽笙埙簫簞篪箏

古者造笙以匏爲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竽之爲器三十六簧。是皆美在其中。而宮聲出焉。埙之爲器平底六孔。內虛而上銳。其音土。其形負而天地冲氣存焉。以至三孔之簞。二十三管之簫。八孔之箏。五孔之篪。併吹之管。無非道中聲。



也故笙師掌而獻之此言獻笙詩言吹笙鼓簧者獻以脣爲主而貴中聲吹以口爲主而尚人氣故也春牘應雅以教械樂

械夏之樂先王所以示戒也故笙師教之必先獻竿笙埙簫篪箛簫遂者所以作之也繼之春牘應雅者所以節之也曲禮曰春不相樂記曰治亂以相言牘應雅則知春之爲相於相言春則知牘應雅無非春也牘猶簡牘之牘殺其聲而使小者也應猶應爲之應物因其聲而應之也雅猶佳而且順放淫邪而正之也笙師之教械樂有春以相之牘以殺之應以應之雅以正之確乎鄭衛不能亂也儀禮鄉飲賓出奏陔鄉射賓興奏陔燕禮大射賓醉奏陔先儒以陔爲械則陔械字殊而義一其示戒一也九夏以此終而行禮

亦至是終焉豈言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歟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天子會諸侯卿大夫士之射必飾以禮樂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禮故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鐃皆南陳鄉飲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采蘋而歌笙間不與焉鄉飲酒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燕禮笙入立于縣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即是推之燕射之禮均用鐘笙之樂則祭祀與饗用之亦可類見矣凡祭祀饗射與燕而笙師共鐘笙之樂者蓋笙師摠而合於上府史胥徒之類共供之於下儀禮所謂笙一人豈笙師歟所謂衆笙豈府



史胥徒之類歟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和非笙無以倡始笙非  
和無以成聲笙必入于縣中者以有鐘磬之縣而笙  
獨處中與之相應故也磬師有笙磬之樂笙師有鐘  
笙之樂相與聯事合治故也後世以竿笙巢笙和笙  
爲三笙失之遠矣  
大喪盛其樂與及葬奏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笙師之於樂與大喪則廢之而不作以不聽樂故也  
及葬奉而藏之以葬也者藏故也大旅則陳之饌處  
而已不必泣縣故也

鑄師

鑄師掌金奏之鼓

周人名官多以小見大故鑄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鑄

師猶守廟桃謂之守桃典同律謂之典同也今夫細  
鈞有鐘無鑄昭其大也大鈞無鐘甚大有鑄鳴其細  
也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鑄大鈞宮商  
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鑄則鑄小鐘也晉語左氏鄭伯  
嘉納魯之寶鑄晉人賂魯侯歌鐘二肆及其鑄韋昭  
杜預皆以爲小鐘言歌鐘及其鑄則鑄小鐘大可知  
鐘師掌金奏則大鐘也鑄師掌金奏則小鐘也鄭康  
成曰鑄如鐘而大孫炎郭璞釋爾雅大鐘謂之鑄鑄  
亦名鑄不亦失小大之辨乎許慎曰鑄鑄于之屬所  
以應鐘磬也於理或然鐘師掌金奏之鼓蓋有金而  
無鼓不足以作樂故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而晉  
鼓鼓金奏居一焉然則鑄師掌金奏之鼓豈晉鼓歟



樂書卷第五十一終

樂書卷第五十二

周禮訓義

春官

罇師

鞀師

旌人

罇師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乾之為卦位乎西北之維而於物為金玉金陰精之

純而直乎西其材從革其声始隆而終殺先王鑿之

以為鍾玉陽精之純而直乎北其材不變其声清越

以長而無殺先王戛之以為磬古之作樂磬常後於

鍾而鍾又大於罇鍾罇皆以金為之而其磬未始不

相應均謂之金奏可也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

瑟石西面其南笙鍾其南罇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



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爾雅曰大鍾謂之鑄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凡樂象成以民功為大大謂之鑄以其能考大功故也小謂之棧以其声淺且柞故也大而不鑄小而不棧其声輕疾而以剽名之與楚人以相輕為僇同意大射禮鍾先而鑄後則先大後小鍾鑄處磬鼓之間則声常與磬鼓相應故鍾師奏九夏眡瞭掌播鼗擊鼗未嘗不以鐘鼓况鑄師掌金奏之樂而不以鼓乎由是觀之鐘鼓之於樂猶君之於國父之於家也一國之事必本之君一家之事必本之父然則凡樂事必本鐘鼓可知矣鍾師言凡祭祀饗食而不及賓射者以鍾師奏九夏未嘗不及賓凡射奏騶虞之類未嘗不及射

故也鑄師言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而不及燕者燕禮之縣有鐘磬而無鑄故也考之序官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鑄師則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而已是鐘之為器重以大其官屬不得不多鑄之為器輕以小其官屬不得不少也抑又鑄者迫也而其字從薄迫則其量小薄則其舉輕則鑄為小鐘明矣昔黃帝鑄十有二鑄加五音以詔英韶後周亦以十二鑄相生擊之聲韻克諧則鑄鐘之小者蓋編縣之器非特縣者也先儒以之為特縣豈誤以為大鐘邪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

古者行軍止則以車為營衛動則以之勝敵固足以包軍矣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取之六鄉大國取



之三鄉以至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要皆取足包敵而已軍大獻奏愷樂而言凡者非兼侯國之軍特天子之制也凡為王敵所懷者獻功於王而王使獻之於社則歸功於神而已謂之大獻與苟有所獻者異矣軍大獻獻者之職也使罇師鼓其愷樂受獻者之事也凡軍之夜三鼙皆鼓之守鼙亦如之

天以日月為晦明日月以晝夜為分晝日出為晝而於卦為晉日入為夜而於卦為明夷序卦曰明夷傷也傷之者至可不思患而預為之戒乎故人凡軍旅夜鼓鼙軍動則鼓其衆眠瞭宿射皆奏其鐘鼓鼙愷獻亦如之凡軍之夜三鼙罇師皆以金奏之鼓鼙之然則備守之鼙雖非施於夜其鼓金奏之鼓亦視諸此眠瞭先鼙後愷以其能與同憂然後可與同樂也罇

師先愷後鼙以其雖主於獻功其樂又不可忘守戒之備也

夫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罇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之吉禮鼓其金奏之樂則大喪之凶禮廡其樂器其奉而藏之亦不過金奏之器也吉凶之禮雖異而其樂器固未嘗異所異者特奏與廡而已

### 罇師

罇師掌教罇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一之為數道之所生德之所由以成故藏之內則一陽伏而為朱達之上則一陽升而為赤古人舞者朱干以舞大武則赤罇以舞不過武事而已詩曰罇韜有奭以作六師左傳謂罇韋之跗注凡兵事韋弁服而



以鞅鞞之服作六師則鞅師所教之舞爲武事信矣  
豈特舞東夷之樂而已哉朱子以象德之本亦鞅以  
象德之末樂至於舞則所樂之極樂之大成者也非  
豐光盛大之時不足以講此故舞雖蹈厲有節要之  
不出乎動德之容而已故本德之舞教之於大司樂  
末德之舞教之於鞅師豈非本在上末在下之意邪  
鞅師之於鞅樂非特以言教之也至於祭祀大饗又  
以身帥其屬而舞之蓋鞅師下士二人舞十有六人  
以二下士帥十有六人而舞則兩佾而已其爲末德  
之舞又可知矣鄭康成謂如鞅鞞之鞅則是鄭司農  
讀如味食飲之味杜子春讀爲喋莖著之喋皆臆論也

旄人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樂師以六舞教國子之小舞旄舞舞居一焉昔葛天氏  
之樂三人操磬牛尾而歌八闕既操之以歌未有不  
操之以舞矣旄牛之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猶旌旗注  
聲牛之毛鄉士所設以標識者也散樂非在官之樂  
也夷樂非華夏之樂也旄人之職非特教舞是而已  
凡四方以舞而仕者莫不在所屬焉故旄人下士四  
人而舞者衆寡無數凡此特屬之而已未必皆在所  
教也古者有常產之民有間民之民在官之樂猶常  
產之民也散樂猶間民也散樂猶教之則教無微而  
不舉夷樂猶教之則教無遠而不逮夫以散樂之微  
內自華夏外逮四夷而樂藝皆行乎其中夷夏有不  
爲一家中國有不爲一人者乎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者鐘師也凡祭祀賓客舞燕樂者旋人也奏之則發之聲音舞之則形之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樂書卷第五十二終





